



舞台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轮盘赌。巨大的圆形旋转装置以水池柱子为圆心，共有4圈可旋转的同心圆，每个座椅的背面还刻有轮盘赌的押注数字。当一场豪赌开始时，水池柱子上高高地站着“庄家”，一圈座椅围绕着柱子快速旋转，外圈转台也开始旋转，身着黑衣的赌客们则在转台上逆向奔跑，舞台顶部射下的灯光把他们的影子在背景上拉得忽长忽短。伴随着急促的带有荒诞感的音乐，舞台上的人一个个失去了理智，仿佛正走向疯狂；而飞速旋转的轮盘又仿佛一个黑洞，把一个个赌客毫不留情地吸入其中……

继去年《哈姆雷特》那个巨大的黑色钢结构“看台”之后，俄罗斯亚历山德琳娜剧院艺术总监瓦列里·福金《零祈祷》的舞台，再次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。《零祈祷》改编自19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《赌徒》。19世纪俄罗斯文坛群星灿烂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星。他的《罪与罚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《群魔》《白痴》《死屋手记》《白夜》等作品，每一部都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。有人说，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。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，笔下的世界更为真实、绝望，思想更为深刻，他的作品直视人性的阴暗面，令人震撼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运用了梦境、幻觉和意识流等特殊艺术手法，被誉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。

而《赌徒》则是陀氏的一部极具自传性质的小说，他在短短26天之内便完成了这部7万字的作品，其灵感来源于自己数年的轮盘赌经验。1863年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在德国的威斯巴顿赌场接触轮盘赌，后迅速迷恋上这种风险极大的游戏，他的赌瘾一直持续到1871年才有所好转。

《赌徒》的情节同样发生在德国的一个温泉疗养地，当地也有很大的轮盘赌赌场。每个人物都拥有自己的欲望：主人公阿列克赛·伊凡诺维奇是个赌徒，但不是个简单的赌徒。他爱上了一位将军的养女波琳娜，为她去押轮盘赌；将军被当地一名妖艳的女人所勾引，挥霍了所有的钱财，等待着彼得堡的婶婶的咽气，好赶快继承遗产；波琳娜则迷恋于一个法国男子……正当所有的人都还在挣扎的时候，彼得堡的老太太来了！

要把以心理描写见长、塑造性格复杂甚至人格分裂的人物的陀氏名著搬上舞台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过，福金用21世纪的戏剧语汇，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，不仅基本忠于原著，并且使其充满俄罗斯味道。剧名《零祈祷》，一方面是剧中人物在玩轮盘赌时经常下注“零”，祈祷得到高回报率；二则是主人公阿列克赛在赌博中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生活、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，最终一无所有。

新民文艺评论

《零祈祷》：人性弱点的深刻揭示

◆ 邵宁

既符合原著的精髓，又有导演自己的解读。

舞台没有大幕。戏还未开场，轮盘周围的一圈高背椅上已经坐满了演员。这一设置非常巧妙，由于剧情发生在疗养地，中心的大轮盘根据剧情需要，时而成了温泉水池。椅子上的赌客，也变身身穿晨袍的疗养员，纷纷拿出杯子，就着当中的水龙头接温泉水喝。而每当赌局开场，通过灯光的变幻，舞台瞬间变成轮盘赌场地，紧张的光怪陆离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整场戏最精彩的部分无疑是围绕彼得堡老太太展开的。“你们打来个电报，问我死了没有。打电报也花了不少钱吧？好，现在我来！”这位俄罗斯贵妇尽管老态龙钟，但一出场，就以其独特的气场镇住了全场。扮演老太太的是俄罗斯著名女演员艾拉·兹甘世娜，她以老太太一角获得了俄罗斯金面具国家戏剧奖的最佳女配角奖。

她在剧中几乎都坐在轮椅上，没有什么肢体动作，但用富有表现力的声音、手势，以及表情、眼神，把一个派头十足、精明强势，但又像孩子般可爱的俄罗斯老太太演得活灵活现。

老太太听说侄子迷上了轮盘赌，所以一定要让阿列克赛带着她去见识一下。谁知，到了赌场，老太太一下子被吸引住了，忍不住下注，起先赢了一大笔钱，但最终还是输光了精光。当老太太得知最后一把的结果还是输的时候，一刹那，她的脸上露出了极为复杂的表情：似哭，似笑，还有一种小孩子般的委屈：仿佛在哀叹自己的不走运，又好像在责怪自己没有听别人的劝……

而阿列克赛与波琳娜的感情纠葛，也始终让观众牵肠挂肚。最后，阿列克赛为了想帮助波琳娜，便又去狂赌了一把，他赌神附体，大赚20万法郎。但最终，波琳娜出于自尊，还是拒绝了他送上的5万法郎。在这场戏中，两位演员的表演富有张力，将人物复杂的内心戏以及悲剧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一无所有的阿列克赛，从“零”出发，经历了那么多疯狂、晕眩，最后依然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只剩下一颗空虚的心灵。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：“我曾体验过这个人物的许多感情和印象。一个人可能具有坚强的性格，但却敌不过自身对轮盘赌的狂热。”

看完全剧，我忽然想到：赌徒，其实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。除了陀氏的《赌徒》，著名的还有俄罗斯作家普希金的短篇小说《黑桃皇后》和德国作家茨威格的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。在赌场里可以集中看到人性的弱点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。因此，这一题材依然吸引着当代艺术家不断地探索和表现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“新民艺评”

郭澎的境界

◆ 荆歌

中国画既具笔墨之胜，更有意境之妙。衡量中国画的雅俗高下，笔墨是一个标准，境界恐怕是更高的标准，也是更难有标准的标准吧。

境界哪里来？它不是现实的风景，不是可以通过写生得来。轮廓明暗大小长短，乃至体量色彩，世间可以有，世间也有，但是，它不是艺术。自然山水不是艺术，园林才是，盆景才是；万物并无风情，入画方有，入心方有。画是人类脑海里的风景，是世间万物通过一面镜子投射出来的景象。这面镜子，便是人的胸臆、人的思想、人的审美、人的学识修养、人的秉赋。心境高，则画境高；趣味俗，则手段俗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喜欢郭澎的画，这是因为，他通过传统的笔墨，营造了超凡脱俗的境界。他深夜凿壁，洞见了传统中国绘画的幽暗之光；他映雪囊萤，让时光深处的东方之美烛照他的心灵。他不仅在高深辽远的传统中看见了古人，也发现了自己。他看见古时月，其光冷冷，照见过古人悲欢，也洒向今人的命运；他闻到千秋花木，其香郁郁，秋为前世，春即来生；白云苍狗西窗过，映入过古人眼帘，亦在今人的胸中卷舒。

他的画寄托了无限缥缈的思绪，渲染了多少如幻似真的风影，在传统墙头写传统，于七情窗外抒别情。

有人说，郭澎的山水有宋元气息，但他毕竟不是宋元人。虽有古人情怀，却是自家面目。取繁复时，竟有油画般的凝重；至简约处，独具暮鼓晨钟之悠远。

看郭澎的作品，仿佛不食人间烟火。那也许只是他不被世俗烟火熏染的一个侧面，这一面的郭澎读经悟禅，以丹青涤凡胎，清秀儒雅，白衣胜雪。他的一大批作品，如“白象”、“蛙人”系列，就是不杂凡尘、充满禅机的作品，它是在红尘背面的，仿佛隔岸的鲜花、仿佛水里的倒影，似是而非，有心却无心。

但郭澎不是单面的，他的复杂性，远不是三语两语所能道明。他的院门常常虚掩，里面是坦荡如砥，还是曲径幽深，极难一览无遗。曾经我觉得他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，谁会



想到，他竟怀抱吉他，自弹自唱自作之新词。冬夜聚饮，耳热酒酣之际，竟也豪情顿生，放荡不羁。更是那颠沛沉浮，显出了古代书生的本性。

正因为他是复杂的，所以他是丰富的。他是古典的，也是现代的，他是红尘中的，也是俗世外的，他是清雅的，又是暖昧的，他是细致入微的，又是若即若离的，他是小到微尘，又是大到无穷的，他是自尊甚至是自负的，又是无心无我的，他是乱花渐欲迷人眼，又是江心秋月白，吹笛到天明。

《祈祷落幕时》又一部《砂器》

◆ 刘云

电影《祈祷落幕时》的原作者，就是写作《白夜行》与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的东野圭吾，那个擅长把匪夷所思的故事设计得顺理成章，同时注重批判社会和洞穿压抑人性的“日本推理之王”。浓浓父爱，最后被逼入困境；爱父却杀父，让人想起了许多年前那部著名的电影《砂器》，只是，《砂器》的男主角是成功的钢琴家，《祈祷落幕时》的女主角是成功的话剧导演。

当“祈祷落幕时”这个片名出现在眼前，我仿佛看到，有一个人或几个人，从清晨到日暮，一遍遍、一天天、一年年，闭着眼睛，双手合十地祈祷，厚重的幕布永远不要落下。因为，幕布一旦落下，无论情能不能止，都将是梦醒时分。

心理学家说，梦是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找慰藉。然而，做梦同喝酒一样，总会醒来。可是忠雄父女俩，恐怕已经醒不来了。尽管背负着命案，但博美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话剧导演，忠雄也摇身一变，冒充起了死者电力公司业务员的身份，并且有一个长期固定的情人。二十年来，父女俩的生活不仅风平浪静，而且越来越好。

忠雄一直小心翼翼地与博美保持着联系，不料，却被她的老师及同学发现，忠雄将二人杀害后，知道警察早晚查到自己身上，他担心由此扯出博美的杀人案，于是准备引火自焚。

我们常常说爱情的力量无可阻挡，如果把爱情和亲情放在一起比较，毫无疑问，亲情

才是世上最永恒、最无私、最疯狂的爱。

《祈祷落幕时》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父亲对女儿，喃喃自语的表白：“守护你的成长和成功，是我这一生的全部意义。”

忠雄为了博美，可以当她的帮凶，可以杀人，也可以自杀，总而言之，可以为女儿做任何事。忠雄采取如人间炼狱的自焚死法，在我看来，具有多重意义。教主为了捍卫心中的信仰，不惜葬身火海的殉道行为，是向全世界宣告自己“矢志不渝”，代表了一种救赎精神。因此，忠雄的死，在无形之中得以仪式化和宗教化，甚至正义化。

忠雄死了，但是观众和博美坚信，忠雄的灵魂依然爱着她，保护着她。一把火就像一场雨，能灭尽蛛丝马迹，从此弄假成真且死无对证，忠雄担惊受怕的日子结束了，博美潜在的危險消除了。说起来，这是个一石三鸟的完美计划，也是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。人生如棋局，一步走错，步步错。

我蓦地想到，当了一生的傀儡，负了唯一的红颜，叹息“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”

忠雄朝身上倾倒汽油，掏出打火机的那一刻，博美跑了过去，忠雄最后一次苦口婆心地叮嘱她，要幸福地活下去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忠雄用行动说明，爱是无条件的牺牲和尽可能的成全，生命不息，父爱不止。

但凡做事情，总有理由和目的。以爱之名，行爱之事，忠雄和懂悬疑更懂人心的东野圭吾，真真击中了我们的软肋。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